

丹陽縣志

ル 5  
3284  
13



凡 5  
3284  
卷 13

丹陽縣志卷三十一

藝文

書

與邵餗先生書

范仲淹

十月日右司諫秘閣校理知蘇州范某謹奉短書於先生邵公足下某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見維舟水邊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惘然愧薄宦之不高矣既抵桐廬郡郡有嚴陵釣臺思其人詠其風毅然知肥遯之可尚矣能使貪夫廉懦夫立則是有大功於名教也構堂而祠之又為之記聊以辨嚴子

昭和十八年  
八月十八日  
購



之心決千古之疑又念非託之以奇妙不足傳之後世  
今先生篆高四海或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  
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爲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校奉  
此恭候雅命

與陳少陽書

趙子崧

子崧謹再拜致書於陳公先輩執事子崧去年在淮甯  
間聞公抗章論事士大夫推重今年城中羣奸誤國坐  
致傾覆二帝北狩六宮九族盡隨以遷而在朝諸臣既  
無扶危持顛之謀又無仗節死難之義疾首痛心何所  
逮返子崧適至輔郡蒙主上召至帥幕又付以東南道

節制竭力赴難插血爲盟以勵於衆及成之日邦昌以  
書見告返正甚確子崧得旨赴行在遂奉中興見士大  
夫日望公赴召以濟艱難昨日遞到指揮甚愜公論而  
子崧偶被守臣義當勸駕竊聞公有遜避之意此何時  
而可避耶昔韓退之移李渤書言之盡矣萬一公遲延  
未起朝廷遽命之以美官則辭之益難况主聖臣直正  
大有爲之時幸無多辭亟赴仄席不勝至願謹布腹心  
不宣

答趙延康書

陳東

七月十一日太學生陳東謹再拜裁書於判府安撫延

重刊大陽縣志 卷之十三 二  
康閣下自閣下下車以來東村野跽伏曾未遑修進謁  
之儀一展桑梓之敬懈怠之臯復何所逃方此恐懼忽  
蒙專价吏頒示公牒並賜之書東拜命感激愧無以當  
伏念東生四十二年矣自四五歲先君教之讀書畧通  
大義不甚解也於時事一無所長惟愛君憂國之心憤  
世嫉邪之志出於天性不可強而奪年十七八先君子  
命事科舉遊學校欲令以學官起家自初至今二十五  
六年東謹守嚴訓蹉跎潦倒不悔也宣和七年冬孝慈  
淵聖皇帝登寶位時方強虜犯順朝廷艱危宗社之勢  
甚如累卵東在太學爲諸生親覩國難不堪切齒刻骨

蓋其所以致禍之端深知備見抑鬱於胸中有日矣於  
是合在學生千百輩扣閣一吐之覬裨新政之萬一狂  
妄之臯至於再三理合誅夷賴國恩寬大赦其萬死朝  
廷既又命之以官東皇恐失措循墻走避辭章屢貢僅  
乃獲免旋即告歸桑梓之下負米奉祭養爲世幸民已  
是過望尙復何求日夕北面仰祈國威大振驅除勅敵  
側耳捷音欲與黃童白叟酌酒相慶庶幾復見太平不  
意朝奸稔惡縱敵爲患遂至大變使我兩宮蒙塵九廟  
危殆金枝玉葉墮落虜營奸逆乘勢僭竊大寶天下忠  
臣孝子疾首痛心東雖布衣白屋之賤不足道者然世

世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含齒戴髮麤知忠孝豈忍坐視君父之屈辱而安寢甘食乎號天叫地恨無死所幸新天子龍飛社稷復歸我宋天下之人獲再覩天日之光矣奈何二聖未有回鑾之耗一人不勝宵旰之憂苟有血氣之屬就不願捐棄頂踵爲國復恥如東之愚何足以爲策引領朔風泣血而已豈謂仄席首及微賤閣下布宣德意敦諭諄復東雖欲懇辭固避以伸知難之義不可得矣當卜日趨赴闕下少效愚衷圖報萬一區區非毫楮可具旦夕俯伏堦墀諸容面陳不宣

上福藩第一書

葛麟

臣壬午科之鄉榜也前路尙寬非汲汲求進者切念天下之禍亂至此苟不急救則將大壞而不可救敢不抒其一得爲皇上陳之今諸臣之圖宴安者輒曰保守東南而已此鴆毒之說也天下之全局尙未離而守一隅者欲棄之於度外恢復之大業可立奏而幸無事者欲狃之爲偏安不知棄中原於度外者并其度內者亦決不能守也怯進取而不爲者并其偏安者亦未可幾也臣以爲今日之國勢恢復易而偏安反難何也逆賊之蹂直省也非真有戰必勝攻必取之威其旣得之也又非有牧民守土之才能平定而安輯之也不過我郡縣

之民苦於守令之貪殘祇能毆民從賊毫無守禦之具而被兵之處又苦於我兵之淫殺更勝於逆賊故相率而從賊耳其實我朝三百年之恩澤與先帝十七載之憂勤民未能一刻忘也是以齊豫之義旅各統萬眾保山柵而不肯從賊誠得一文武兼資之大帥統紀律嚴明之師以臨之則兩河忠義與兩山之豪傑無有不翕然響應者故今日克復之師宜分三路並進東路則令淮督出師趨山東中路則令鳳督出師趨河南西路則令楚督出師趨荆襄其間各路之鎮將膺藩封而懷忠勇者可擁而前也然後三路之師會於關陝直覆賊巢

則恢復可立奏矣若以爲長江天險可恃以無虞欲效晉元宋高遺事不知今日之勢與晉宋絕異蓋長江之所以可守者以上有荆襄爲之控扼而下有兩淮爲之保障也當晉室東遷之際劉宏威行江漢祖逖收復河南則楚淮未經殘陷此晉之所以能保江左也至宋高南渡楚淮之間有張韓劉岳諸名將分布其地屢戰大捷直可以復中原不幸君暗臣奸故僅止於偏安臣不知今日之勢能如此否也荆襄上流久爲賊據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謀國者又裂兩淮之地而畀之諸鎮所恃者一衣帶之水耳然則議守禦之策惟有南畿左右

急開三府如漢之三輔我北都之三協而已東府以鎮江爲帥閩而駐師於江上卽以策應東路之師西府以池州爲帥閩而駐師於大通卽以策應西路之師中府以太平爲帥閩而駐師於采石卽以策應中路之師各以文臣知兵者爲制帥統水陸重兵翊衛京江控馭南北使得以便宜行事如汪立信沿江開府之策無事則往來遊邀有事則東西合擊救時之策莫急於此矣然而昔日之羸兵不可用今時之悍暴者又不可用莫若使三府之帥卽募附近府縣之義勇兼收之江浙閩廣川黔等處而京師守禦之兵卽分駐龍潭龍江下關上

河等處聽命於中樞以爲三府之策應使爲之將者各嚴約束禁侵掠則進可以戰而退可以守得居重馭輕之道同於唐制關中之府兵也方今士氣奮揚正誓師討賊之日臣竊計楚豫兩路之師卽當逆賊入犯之路與賊相持未必不稽時日惟有東路一師迅蕩齊魯進抵北京收葬先帝祇謁陵廟弔撫畿甸結好邊關然後踰真保趨汾晉殺函可折箠越也所慮者淮師心力未協必得鎮江一師爲之驅策臣自草檄討賊之日已約有義旅數千同盟之士多有負將帥才者今幸聖明馭宇俱已散歸本業倘使臣仗節江上必且一呼雲集討

重刊丹陽縣志 卷之三十三  
賊復讐之任所不敢辭至於施爲次第應用機權不可  
筆陳尙容面奏伏乞皇上深思干城腹心之佐臥薪嘗  
膽以圖中興之業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上福藩第八書

葛麟

鎮江一郡爲神京之咽喉吳越之屏翰然自京口至南  
京一百八十里沿江一帶重巒疊嶺地險民悍敵兵旣  
難輕越而鎮城內外又有總鎮督府監軍衛所星羅碁  
布是京口一邑可以無虞也惟丹陽縣治去京城亦不  
過一百八十里繇縣治至孟瀆江口不過五十餘里耳  
江之下流水勢平緩防兵寥落使敵騎得以偷渡則長

驅縱步一日可至都城其間毫無險阻又無兵衛不知  
其何所恃以無恐也况丹陽又爲蘇松閩越之衝道江  
淮入海之要區今日萑苻之奸潛伏江海嘯聚湖澤者  
實繁有徒倘一旦東南有急丹陽一邑豈非神京之藩  
障乎近日丹陽疲兵朽械不滿二百又不知其何所恃  
以無恐也然欲議增兵又苦無餉察得丹陽城西有練  
湖一區其湖原上下兩湖長山八十四汊之水以下湖  
爲歸墟縣之西北數十萬畝之田旱賴以溉而潦賴以  
洩至冬時蓄水則又以濟運道之阻是下湖決不可耕  
且耕亦係潢汙無所得也惟是上湖一帶水之過處其



壤頗沃近爲勢豪奸猾之所侵占或曰老公莊或曰二號公莊又有隱匿無名者若清而出之加以開墾荒廢可得田一萬畝大約以二十畝之田招一健丁屯而種之可得精兵五百人加之以丹陽二百之舊兵汰其弱而爲強不供上臺迎送之役而專以守城設一參將統練之陽城始可扼而守而神京東南之孔道始可稍恃以有備也大概今日設兵必招土著之兵土著之兵必擇有家業之人乃可以固守地方不至鳥散今計二十畝之湖田即可當中人百金之產是五百屯湖之兵率其血屬以守地方卽屹然一巨鎮也近聞百姓洵言高

監將以西北之兵來屯此田或步或騎雜沓而至丹陽最爾一邑土瘠民貧雖流寓之縉紳亦不能容今若使客兵游騎一入境內則陽城百姓之父母妻子闔邑逃散必不相保悍者走險而爲盜賊弱者輾轉於溝壑是爲一湖而廢一邑爲小利而殺數十萬之生靈騷擾東南毀壞屏翰近畿之內豈宜有此聖明之世豈宜有此也伏乞將臣所言屯湖養兵一事專責之撫道府縣諸臣刻期課實如有豪奸侵占者卽參處拿問至若高監之兵宜勅使不行以安陽城之百姓此近畿今日最要之大務也伏乞聖明採擇施行

上史閣部第一書

葛麟

晚學麟夙抱天下之憂去冬無因投刺樞府乃一見而卽別蒙召而不赴者以閣下之束於時勢而未能從心且不欲數數干謁也今天下變亂至於如此尙敢自愛而不進一言乎昨聞新主枚卜雖有三人然天下所注望環視以爲安危動靜者實惟閣下閣下今欲壯豐鎬之威靈傷海內之忠義而遏絕奸人之覬覦則宜以匡復爲第一義而以選將練兵爲第一事閣下試屈指而思之獨建大議兼收羣策固不乏鄧禹馮異其人矣孰爲文武兼資雄略蓋世如寇恂耿弇馬援祭遵其人者

乎孰爲折衝千里如賈復吳漢其人者乎卽宋之南渡最不足數者然有李綱趙鼎爲之相必有張韓劉岳爲之將始能成偏安之業也乃南中之將非執袴之子則技勇之夫何足以爲將今日之兵非羸弱之卒則搶掠之徒何足以爲兵無將無兵而欲言匡復可乎爲今日計宜乘天下痛憤方殷之時急勸新主下哀痛之詔募忠憤之上選將練兵尅日進發則天下之人皆知定策者毫無貪天功之念而義聲四發乃可以有爲也蓋人雖不孝當父母受害之初未有不痛憤欲死及其久也哀漸忘而氣漸弱矣今天下聞君父之大變無不裂眦

飲血痛不欲生此時得豪傑之士則爲忠勇之將得勁悍之卒則爲忠勇之兵得樂輸之財則爲不匱之餉義聲所激秦隴燕趙楚豫之間必有投袂而起者恢復之效可立收也麟不過一書生當倡義之日草檄初發里中仗劍願從者卽不啻三千餘人但在乎平時之氣誼足以激發之耳誠得一義烈素著之士爲衆心所推服者使之仗節江淮專募東南之義旅義餉則旬月可使財賦雲集進足以赴敵退足以固圉明則招萃忠勇之雋暗則收攝不逞之徒蓋乘天下大變之時萑苻之嘯聚閭里之椎埋已有蠢蠢欲動者顧急之則皆勤王之

義旅而緩之則皆叛國之巨盜也安危之機決於旦夕非閣下孰能決之乎麟之同盟兄弟其勇略過人可爲將帥者約十有數人若閣下不以爲僭越而召試之未必非雲臺之上佐也然上書自陳則從旁觀者必有疑其圖富貴之念顧今日稍有人心者決不忍存富貴之想而禍福未知其何如此麟所以望台樞而躑躅又欲一見而別也草莽愚忱不勝激切謹將義檄一并呈上惟閣下鑒之

上史閣部第三書

葛麟

某前呈二疏稿惟以恢復爲言者非不知當今時勢之

未可言此也顧今日草莽賤臣所可昌言者惟此耳如譚及國家之要務則動而觸喉無益於國而旋取戮族之禍今蒙大師相待以國士傾心下詢敢不傾赤而密陳之某前日所上書有當今無將無兵之說已明知諸鎮之不可用而當事者當選將練兵以待之顧忽而不聽無故而舉盧鳳淮徐數千里之地畫江以北而盡棄之隳軍實而齎盜糧賞淫殺而封叛逆謀國之誤無有過於此者矣又輕身自出坐取幽困素負威望位兼將相待以厚恩如大師相者尙藐之如此況遠不逮焉者乎夫心腹之患不除必不可以治肢體之疾也門內之盜未滅不可以禦門外之敵也今四鎮聯絡於淮泗之間我卽欲恢復渡江而北將驅之爲前茅而彼必不肯前且恐其遮擊我前也將置之爲後勁而彼必不肯後且恐其截殺我後也強臣環伺四面皆敵而必不敢自撤其本虛其國以赴敵亦已明矣然則將聽其陸梁橫行而莫之制乎夫諸鎮當君國傾危之日無尺寸之功舉十餘縣而畀之加以侯伯之爵猶怏怏而未肯赴其志將欲以何爲也今者諸鎮擁兵雖號曰三萬然某嘗微服而觀其營壘其實可戰之士不過二三千耳其他皆獸聚鳥散之輩也而又有互相戕賊之勢未能協和

爲一而猶驕矜恫喝借斥相奸遙制朝政使他日招兵買馬收召勇猛養成數萬之衆而又私爲唇齒如唐時諸鎮內外之相爲蟠結欲誅宰相則誅宰相欲斥乘輿則斥乘輿指君側之惡卽爲崔永張濬之援則白馬清流之禍容有極乎此其時勢之所必至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所幸諸鎮素無撫民馭衆之才而所到之處恣其屠毒百姓嫉之如寇讐一聞天討必反戈而相擊此其可圖者一諸鎮雖多不肖然亦有懷忠抱義不願爲伍宜明其順逆使之爲國家用黃鎮素懷忠愨其兵稍有節制而劉澤清狡黠異常其智計過於諸鎮頗知談說

忠孝親近儒生然心旣不和必至於互相吞噬此其可圖者二諸鎮多不就封而所封之地方又各拒之如賊今散處濱江之地擄掠婦女各挾重貲毫無備禦若選精銳以擊取其中最桀驁難馴者南北合攻腹背受敵必可一時撲滅若是則心腹之患亡門庭之寇除然後興師聲義專任黃鎮北伐中原則流寇必殲燕雲可保若以新朝之令不可驟更惟恐決瘦甘蹈養癰則將坐守金陵而待斃乎夫人張兩手則可鬪鳥張兩翼則可飛京口者神京之左翼也控淮揚北渡之樞太平者神京之右翼也控廬鳳南渡之要逼近豐鎬不啻如漢

之三輔北都之三協宜於此選文武重臣開府以鎮之退可以控扼大江翼衛神京左縈右拂進可以控制諸鎮率兵北渡恢復大業目前不得已之急策無有過於此者矣若以爲兵餉不足則鎮江太平舊有衛所軍丁數千而鎮之新營又有千人舊營亦有二千人新調浙兵來守京口者復有三千人太平控扼上江新舊添設之兵亦與鎮江相類若再加以招募東南之精銳率之以地方之豪傑與鄉兵爲表裏一有不順則渡江而滅之耳近聞高鎮欲渡鎮江其意何爲昔蘇峻南道進兵遂破金陵宜爲殷鑒若其兵過京口剝膚之禍不可不防浙帥黃斌卿前至京口甚有節制兵民相安頃奉上江左撫之薦旦夕移轅士民向道撫保留甚切宜卽命黃斌卿仍還京江蓋上江有武昌九江安慶閩帥聯絡不若鎮江之獨扼淮揚猶爲最要也

上史閣部第四書

葛麟

天地間大倫有五其最不可逃者君臣之分麟未受皇家寸祿僅列空銜而含丹抱赤思以報區區於萬一者蓋不忍求生以害仁也若以麟之所爲將以愧夫斯世之高官厚爵甘心二姓之流則又淺之乎窺麟者矣今閣下保障淮揚宗社安危祇在轉睫之間而成敗利鈍

重刊丹陽縣志 卷之三  
非所逆料當此之時文丞相自有定見王炎午無俟多  
言麟叨閣下國士之知決不敢造次苟且有虧閣下之  
明也

答葛蒼公第二札

史可法

每見閣下部分方畧諳曉軍機鎖鑰重寄舍萊公奚屬  
條議當採列疏中藉以入告目下江上機宜卽祈留心  
料理克鞏萬全爲幸此覆

上祁安撫書

葛麟

麟愚直人也蒙先生國士之鑒若有所懷不直陳諸知  
己之前而婉轉以就功名則禽獸之不若矣麟入山學  
道十餘年百念俱灰所決不能灰者惟此忠孝之血性  
耳今歲枯坐焦山三月二十九日始聞京城之變痛哭  
流涕卽欲投江效靖難時樵者之爲復自思曰吾拚此  
一生以報君父天下何事不可爲耶遂誓之神明聚諸  
同志出一討闖賊之檄以招募義勇之士乃不期而聚  
者三千餘人卽走入南都值五月初七日發先皇帝之  
喪薄交成門在南定見史閣部諸大臣號泣不已卽排  
闥入官房責之曰今日之事豈以一哭而了惟有速舉  
義旗渡江扼淮踞南北之咽喉尙足以圖恢復史公甚  
唯唯云當卽爲題請委以恢復之任諸大臣亦共贊之

而麟由是出都靜聽朝命矣不意遷延至今徒費時日  
中宵撫劍痛哭震鄰豈能須臾忘不共戴天之讐哉鬱  
鬱扼憤有歎奈何而已先生深惜麟之不就轉以  
前路爲慮顧麟於今日頭且不惜而違惜頭巾若當路  
見任此志獲伸則當唾手燕雲泥封峭函斬取逆闖之  
頭以慰先帝在天之靈如其不然亦當舉椎陷陣橫尸  
戰場安能復學諸生尋行數墨哉竊念天下之大勢當  
先固其根本昔漢帝取關中光武守河內皆有根本之  
地故能席卷天下今日之金陵龍蟠虎踞爲我高皇帝  
建業之基正國家之關中河內也而兵餉缺乏邊寇竊

窺有岌岌難安之勢茲幸先生德威素著號令更新撫  
民禮賢練兵選將實可以匡濟朝廷之大業故麟願執  
鞭弭從事纛鉞之下私念今日兵力單薄民力又疲欲  
爲汪立信沿江開府之策莫如團練鄉兵家自爲守人  
自爲戰營壁布於四郊戈戟遍於萬井賊入吾地無不  
可以殲之則江南之根本固而恢復之事可圖麟畫此  
策或稍有成效可驗便當直請朝廷一節從事於淮揚  
山東河南上黨之間也昔祖豫州擊楫渡江誓不清中  
原不復再渡上天卒成此志麟當此之日決不因君父  
之難以博富貴決不因國家之難以取功名然非先生



同心合德則必不能以濟今日之事若洞其愚衷授之  
軍政則周旋桑梓之間庶可無咎若以此生狂率不可  
大用則鄉皆先生所撫之鄉兵皆先生所撫之兵麟縱  
欲練而誰練哉此時雖尊命見迫決不敢冒昧以從事  
也麟蒙知己之恩不敢隱匿惟神明鑒之

記

練湖頌

李華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先王因流而導之故曰九川滌源  
因迤匯而潄之故曰九澤既陂以疏天地之氣以利元  
元之用崇伯汨五行而殛羽山臺駘障大澤而封汾川

洪範首之春秋載之地有廣狹事無古今大江具區惟  
潤州其藪曰練湖幅員四十里荻蒲菱芡之多龜魚螺  
鼈之產厭飫江淮膏潤數州其旁大族強家泄流爲田  
專利上腴畝收倍鍾富極淫衍自丹陽延陵金壇環地  
三百里數百五萬室旱則懸耜水則具舟人罹其害九  
十餘祀凡經上司紛紜與奪八十一斷嗚呼曲能掩直  
強者有以得之老稚怨痛沈聲無告永泰元年王師大  
翦西戎西戎旣駢矣生人舒息詔公卿選賢良先除二  
千石以江南經用所資首任能者是歲十二月二十三  
日拜前常州刺史京兆韋公損爲潤州聲如飈馳先詔

而至吏人畏服男女相賀卽日上無貪刻下無冤憤公  
素知截湖潤壤災甚螟螣臨事風生指期以復郡謗雷  
動山鎮恬然中明獨裁文之以禮乃白本道觀察使兼  
御史中丞韋公元甫中丞撫掌愜心如公之謀且曰興  
利除害得其人而行非常之政敢歸叔父公乃申戒縣  
吏率徒闢之人不俟招呼怵然從役畚鍤蓋野濬臯成  
蹊增理故塘繚而合之廣湖爲八十里像月之規鑄金  
之固水復其所如鯨噴射洶洶隱地雷聞泉中先程三  
日若海之彌望灑灑如吞吐日月沈沈如韞蓄風雨所  
潤者遠原隰皆春耕者飽憂者泰於是疏爲斗門旣殺  
其溢又支其澤沃瘠均品河渠通疏商悅奠價人勇輸  
賦遐邇受利豈惟此州每歲萌蔭乘陽二氣相薄大雨  
時行羣潦奔流水勢所入盈而無傷龍見方雩稼蒙其  
渥時相國彭城公劉尙書晏統東方諸侯平其貢稅閱  
而悅之白三事以聞詔書褒異焉彭城公宣命至江南  
有詔授公公率元僚掾吏令丞以下至耆艾西向拜手  
忻載皇朝人心上感天降嘉澤如有神祇昭協厥志公  
正直而和專靜而斷嫉惡宥過惠人察奸純鈞精堅百  
練不耗伐冰之貴降從士禮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宜其享福也吏人入賀公拱而謝之曰尙書劉公觀察

韋公奉行王澤也鄙何力之有焉丹陽令杜孟寅秉公之清白延陵令李令從如公之愛人金壇令胡圮稟公之成規及丹陽耆壽周孝環百姓湯源等拜首而請曰兌爲澤兌悅也水歸於澤而澤悅於人百姓浸塞而公啟之臣哉隣哉克諧帝休永代是式三縣無災若不碣而刻之則王命不揚於厥後後之人無以倚負也華嘗學古見訪爲頌曰望泂泂兮視冥冥烏閑魚樂葭莖生膏腴利倍起訟爭斯人怨抑痛無聲韋公正直動神靈百年游淀爲溲清饑者飽兮病者寔詔書光寵恩霈榮劃然眊眊復皎明追琢刻頌揚菜馨

延陵季子廟十字碑亭記

劉宰

延陵季子之邑季子遜國之節高天下廟祀爲宜故唐狄梁公盡毀江南諸祀獨此不廢廡前對峙二亭下覆穹碑新舊各一其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蓋舊者裂矣而新者代之相傳以爲夫子書書之是否不可知而歷代寶傳之必有自嘉定己卯春宰始與里中湯泳張汝玉並三山鄭甯來致敬周視廡間淫祀赫然而亭獨壞喟然歎習俗之陋乃因友人王遂白府下縣鎮撤像設之不經者凡八十有四已乃合衆力屬鎮之士韋晰再葺兩亭晰好事勇於義鎮大夫上饒蔣丙又勸

重修丹陽縣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 七  
相之未幾告成俾識歲月宰嘗觀孟子論邪慝之害曰  
君子反經而已歐陽子之論釋氏亦曰當修其本以勝  
之然則二亭之葺豈徒以壽斯石而已哉吾黨之士必  
有能反三隅者

徐偃王廟記略

王揚英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昔明訓也在先王時必法施  
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與夫能禦大災患乃載諸祀  
典不敢少以僭差江浙地相襟帶廣袤踰千里顯名於  
世者神禹泰伯季札子胥而外惟徐偃王祠而已王爲  
周諸侯值穆天子遠巡之時躬犯不韙而史氏顧稱其

仁義意其功德之在人亦有不容沒者歟初丹陽未知  
奉王祀唐僖宗末一老叟負王繪像經由是邑比行七  
里當河之灣偶重壓不能舉旣深異之因奉香火於茲  
土宋大聖中遂以建祠靈効著聞比屋駿奔踵相屬於  
道然祠宇迫陋不足以揭虔妥靈崇寧間邑人謝存以  
信義重鄉里相與表勸乃卽故基廓而大之屹然壯觀  
旣而朱肇等又從而藻飾之境內之民戴之如天視之  
如司命隨所祈禳如執左券建炎己酉胡馬南渡吾邑  
首當其衝而羣盜復託爲淵藪綿續且彌時兵燹四殘  
爲害最酷逮其廓清神屋民廬皆弔遺基於榛莽而王

重修丹陽縣志 卷之三  
之廟貌實臨孔道獨秋毫無犯則赫然威神肅姦兇而落其膽又其卓偉者矣茲特紀廟之所以建及王之所以惠斯民者以貽後世云

重修普甯寺記

黃震

丹陽之寺莫大於普甯而寺又倚醫藥院爲重建炎庚戊歲燬於兵踰百年莫之興復僧有慈濟神濟者其法嗣曰福山經營再世悉醫藥之羸藏盡以葺寺之殿廡佛像輪藏燦然復新貽書屬余記寺之修曰皆吾先師之功吁亦賢矣然聞古人之工役必書重民力爾方今佛屋僧廬滿天下而吾民或不得把茅以居彼之日豐

此之日窮正未知其所終雖其人之賢尙何記之有願予於福山之事獨有感焉夫寺以院而興意其院必加潔乃入其寺山門佛殿輪奐翬飛而院則反弊師非一於公者歟院以藥而名意於佛不暇省乃宿其地晨香夕燈虔誦精修而藥則特其餘力之及師非一於所當務者歟師力守佛三淨戒食枯淡衣麤惡平生併臥具不置身之有皆院之有院之有皆寺之有其於醫藥者皆慈悲之爲非利也師以百年廢壞之常住爲己任可見造化之本始停息於天地間者於此尙足觀其萬分之一而世因一私之膠固遂諉天下事於不可爲者豈

重修丹陽縣志 卷之三  
不厚誣也耶士大夫果能出入兵刑錢穀間一切無忘乎聖人之訓而公爾忘家如師以一房院之力而興一寺其功用又當何如哉此則余所深感願從有志當世者學之也若夫工費之若干樂助之誰人師自條其細於碑陰云

太霄觀記

劉宰

地因人姓姓以人傳茅山旌隱君子之居呂城著故將軍之績况姓不徒傳而地理有適相符者丹陽縣東南七十里跨小溪爲橋橋東南塚阜纍然曰干墩溪北流五里合爲大溪曰白鶴問之士人曰吾里令威丁仙之故里也丁其姓白鶴其所化以飛塚阜纍然者其所歌以譏世也質之漢末遼東華表柱所題可信然令威之事於傳無所考又丹陽距遼東遠雖神仙馭風乘雲往來倏忽亦不應遼濶如許疑以傳疑圖志亦闕不錄其地自梁大同間曰靈應以奉老子而祀令威於其側宋治平中更曰太霄歲久殿宇傾頽嘉定中知觀事薛汝顯與鄉之長者殷用約殷所殷喬年薛天錫賀明貢友龍包隲段光祖茅文德始率衆鼎新之欲買田以安衆未能而汝顯歿弟子張宗元宗明欲使來者毋忘其師之功介蔡生天成謁余爲記余素不爲老氏學數謝不

重刊陽明志 卷之三  
三  
能而二人請不已因思老氏之道雖非吾所謂道要亦有教焉今夫十家之聚必有米鹽之市日市矣則有市道焉相時之宜以懋遷其有無揣時之緩急而上下其物值以規圭黍勺合之利此市道之常丁橋雖非井邑而水可舟陸可車亦農工商賈一都會於此而作為宮室舍方外奉清淨教使入其門者皆厭世俗之喧囂想太霄之清麗洗滌其念慮破除其纏染以與造物者游否亦省嗜欲薄滋味養生全真而不為世道所溺其於世教可不謂有功乎以詔來者使無忘其初宜也余故不復辭而為之書

陳修撰祠堂記

劉宰

建炎三年春詔贈故太學生陳東承事郎仍官有服親一人夏四月幸金陵道京口詔曰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大臣涉私力請誅戮朕深悔之已追贈京秩今行經其鄉未忘於懷可特賜錢五百貫文又謂宰臣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憫二人皆葬郡境已降親劄令有司致祭卿等更卹其家紹興四年冬再貶南京用事之臣詔曰朕建炎卽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匪人寘陳東於極典朕甚痛之雖已贈官推恩未足以稱悔往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秘閣修撰更與兩資恩澤仍撥賜

官田十頃某伏讀聖詔流涕太息而言曰自古人主激一時之忿而輕用其威者有矣未有事非己意悔自己興拳拳不釋如我高宗皇帝者也自古臣子不幸而死非其道者有矣未有寵被九京澤流後裔赫奔光大如我修撰陳公者也公字少陽由鄉校貢辟雍升太學爲內舍生時入仕途廣幸進者多公嫉焉政和三年朝廷命太學生習雅樂前列且第賞公辭弗就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用事召釁中外公慨然有澄清之志嘗賦雪詩有云山嶽遭埋沒乾坤著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其他賦詠率倣此意靖康初詔求直言公喜曰吾志伸矣卽率諸生獻書闕下條京等誤國之臯指爲六賊天下竦聞萬物爲之吐氣書相繼四上伏闕者再最後言李綱不應罷李邦彥張邦昌不應相白時中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不應用時寇逼京城和戰異議邦彥等主和軍民怫鬱至是聞公等言懽呼和附不期而會者十餘萬府尹王時雍欲以開封卒又公殿帥王宗楚亦以兵會鈇鑕森然公不爲動會上遣中使諭公以復用李綱綱亦親諭上旨因得解去蔡懋李稅諷學官屏出之未幾御筆直公忠義還之於學六賊稍斥公言蓋未盡用諫官陳公輔援張炳雷觀例請命



重修丹陽縣志 卷之三十三  
以官少宰吳敏亦繼有請勅授迪功郎同進士出身仍  
與學官差遣公曰吾志拯宗社之危顧以爲己利乎再  
上書詆時政辭不拜拂袖還鄉里是歲復舉於鄉會京  
城之變厄不行公憂國步之艱臥興涕泣建炎御極召  
赴行在知鎮江府趙子崧身親勸駕公誓盡言以棺自  
隨既至以宰相黃潛善樞臣汪伯彥主南幸之議大失  
天下望又其人非濟世才旬日二上書極言之或規其  
太驟公曰天子卽位未十日而招一韋布之士非直言  
無以報且事關宰相少緩而天子有命彼不以負恩議  
我則曰缺望矣汪黃閱書恚忿宦官康履者自靖康伏

闕軍民乘勢蹂躪其徒宿怨於公又應天尹孟庾王黼  
客也相與協謀因他進士上書矯誣併致於辟同時執  
政有許翰者爲公哀辭詆汪黃之罪公方被執時索紙  
作書辭其家人雍容曲折如平時末曰死生命也切勿  
念東識者謂賢於范孟博臨終之言遠矣故人四明李  
猷爲殮於所攜之棺鄉人胡中行護視之以達於家時  
人高其義公死而事寢聞言益驗上追用其言屏汪黃  
於散地引咎自躬選賢於衆用能盡屈羣策弘濟艱難  
贈卹之典殷勤懇惻載在簡編蓋惟恐天下後世之不  
聞以自墮於飾非拒諫之域者顧諱其事謂爲臣子當

重刊丹陽縣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 三  
然殆未知我高宗皇帝之所以聖也慶元中三山陳君  
德一分教京口謂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又古者孔  
顏孟未奠位學者必釋奠於其國之先師若修撰陳公  
非京口所謂先師鄉先生歟社非職所及學非吾事歟  
乃肖公像祠之孔子廟西序陳君代更繼者屏去今教  
授番陽許君溪視事甫浹日祠之如故又慮廢興之不  
常屬某爲之記某聞而歎曰昔人有言死之日是非乃  
定若修撰陳公之事是非豈昧昧然者而祠宇廢興猶  
反覆於百年之後况當時縉紳於朝廷之上者其能公  
是公非歟詩曰憂心悄悄愠於羣小於此益歎國是之  
難明人心之難一我高宗皇帝之聖不可及故拜手稽  
首詳其事於石

贖屍記

李猷

建炎改元八月猷以妻父歿於王事自京師詣南郡行  
在所十五日雙門外忽見友人太學生陳少陽敘問畢  
從容謂猷曰東被召方到未有館舍子當爲我圖之猷  
曰太僕寺丞陳正彙比嘗相邀猷未果往試同謁之既  
見少陽遂館焉復與猷語時事少陽慨然有忠憤之氣  
顧謂猷曰吾復欲獻書天子論列國家大利害事然九  
重深邃不能自達吾友相識滿目必能爲我辦此吾惟

操筆舒紙寫我中心之所欲言者其餘盡煩吾友也於是書三上皆不報書意大率乞車駕還京聚兵親征去邪佞而用忠良會有揭榜通衢斥小人附李綱者猷知其爲少陽設也錄以示少陽勉以言歸之意報曰誠知血淚何益臣以召來不敢私還也後二日太僕寺丞之子大方倉皇過猷曰少陽已執赴應天府矣猷應之曰少陽其不免乎然以言獲罪固義士之常公名家子何足多怪但未知罪之輕重耳因偕大方就卜於日者孫黯曰公所占者恐有負累耶此人自得罪名不及也抵暮乃知少陽已死於市猷愴然若無以自存遂於此館

哭之移時其僕從潛匿逮夜有來竊伺者猷呼而前曰餘僕何在何乃久不見耶輒曰某等恐得罪今乞批數字收行李之屬某輩亦自還鄉猷告曰汝主以忠諫得罪何預汝事又何懼而去乎當守屍柩以歸且令召其徒而衆皆懼其染逮求去益堅又告之曰汝輩若懼得罪則我豈無所懼乎又恐其不之信乃命挈行李就猷之舍明日潛至其死所而遺骸已不知其所在僕輩益喧愈欲求去猷叱曰汝豈盜主翁之物耶一有去者罪在汝輩於是諸僕皆不敢去猷乃於所館舍凡一飲一食必先祭享且祈之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

與草木同腐者吾收斂少陽之屍歸葬先塋恨無由知  
之少陽有靈當啟我心使有可致之理則我與少陽無  
憾矣越二日會都市曹復誅一兵官有頃守視者昇其  
尸去猷卽使人躡其後而伺之至門外忽有言曰前日  
昇兩秀才今日又昇一官人其人因問前尸何在遽指  
二土堆曰卽此是也明日猷往審之其言亦然因詰其  
僕曰汝主翁有何辨認對曰小人每見濯足時左足趾  
間有癩焉守視者亦云二人肥瘠自不同蓋少陽肌體  
稍豐因用二說以驗其屍就移於所視之家而少陽之  
來亦以棺木自隨因就其棺具衣衾焉尙未得其首也

於是百方致之不憚所費又二日得之面如生合而殮  
之蓋識與不識之人莫不涕淚之橫集也方買舟東下  
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求護少陽之柩以歸猷  
服其義乃併以少陽行李付之遂得以善達時猷不暇  
問妻父事爲何如旣遣其柩遂亟還京師始少陽就執  
之時猷在他館不及知後詢其僕始得其狀蓋是日有  
應天府一吏來傳大尹台旨請學士少陽曰東被召來  
不敢私見吏曰大尹直令請耳少陽曰豈有公文耶吏  
乃賫出半片紙惟有進士陳東四字少陽又問此何公  
文吏乃忽怒面目視若有所呼繼而數卒環其左右少

陽乃肯首曰東自知得罪吏曰此無事大尹直令請耳少陽曰朝廷召我來若有美命當有快行家或大程官輩來報矣今汝輩來是東得罪矣又豈敢逃避不去尙容喫少飯否吏許之卽食又諭之曰更容作家書否吏復許之書訖悉委付羣僕拂袖趨府神色不亂是日暮乃死遲明但見少陽與歐陽澈各梟首於市門猷悼哭友人直言得罪一至於此輒私識其事之終始以俟異日史官之采擇云

丹陽縣學三賢堂記

陳 摹

始予讀先聖賢之書觀其上論古人以詔將來有不同於制行而同於立教不同於應世而同於知道者未嘗不表而出之微子去之箕子爲奴比干之死而夫子目爲三仁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而孟軻氏一以聖與之仁且聖豈易到者而稱之無異辭謂其有功於名教則一也國家列聖相承登崇良弼以起天下之賢蒐訪隱逸以盡天下之才旌別忠義以作天下之氣士君子或出或處悉關世教慶厯元祐間端人吉士彬彬輩出時則有若丞相蘇公頌以碩德讜論厯佐三朝神宗在位擢置制苑凡所開陳無或隱諱方宣仁垂簾諸臣奏對惟稟旨母后獨公奏事宣仁畢必再稟哲宗

公之意蓋以垂簾之事非獲已者吾亦稟命於君庶幾調娛子母俱無間言異時哲宗默識其事謂公有君臣之義卒用之以成元祐之治嗣是崇觀之政用舍一偏上下易位時則有若處士樂於肥遯而不肯爲時一出時號後湖先生又嗣是而靖康建炎之間朋邪撓政國步多艱時則有若修撰陳公激爲忠義而獨能爲國一死二公操行似不同而同於知道方修撰公被召後湖實詣書以勉其行則是行之仗節亦後湖有以發之若夫高宗皇帝於二公則兩無憾矣蓋自六飛南渡側席求賢聞布衣蘇公之名三降命書以禮致之終莫能屈

紹興四禩聞修撰公之死悔過自咎謂朕不德俾爾不得爲良臣旣贈之以通階美秩以表其德復錫官爵土田以卹其後視古飾非拒諫之君相去幾何然則哲宗之相蘇公爲善用賢之君高宗之禮二公亦不失於知賢之君三賢之出處二君之高尙易地則皆然也余自佩觿知讀書聞三賢之名慨慕浩歎謂不可及今邑有賢令尹政成之暇又能崇尚風教祀魏公於是堂而以修撰後湖二賢侑春秋於釋菜先聖之二日率其屬若邑之士夫設牢醴以祀之且屬余識其事此素志也其  
敢辭

重修練湖碑記

陳 膺

練湖之興其來遠矣由晉及唐及於今修而復壞壞而修者不可勝記每一役輒劇勞甚費乃克底於定其最近而可考者淳熙之役用工人二十有二萬六千三百九十有七米萬八千八十石錢二千一百三十一萬四千八百有奇其汗漫狼戾如此雖曰爲民興利除害然妨奪庶務耗蠹財物不已甚乎乃至元三十一年亦嘗經紀於湖當時蒞事者痛抑浮靡存其大綱損其糶目工亦不下六千四百餘人糧亦不下五千石錢稱是然則湖之濟民也雖大而其弊苦民也亦不細夫以幅員

數十里之奧區水自長山奔流而匯者八十有四派亦可謂一巨浸也而欲使之大旱不減大澇不溢可漑而田可運而河可使爲利而不可使爲害厥惟艱哉牢捍禦以防衝決深浚導以治填淤多闢函以備蓄洩堅木石以俟悠久勞逸均而趨疾試省勤而集易期限蹙而費省丁徒少而功多此八者倘非儉以體國勤以恤民深知利病者孰克臻其具美哉大德乙巳春都水監丞來相湖中順大夫鎮江路總管史公實董修役公以名門貴介春秋富而見地高力量毅而精思到以節用愛人爲根本以至公無私爲權衡懲昔大奢酌今便宜作

重刊丹陽縣志 卷之三  
於仲春之初息於暮春之首環湖上下陵埤巋然厚且  
完固斗門石礎暨諸函竇辰次星列陽開陰闔視舊制  
無毫髮遺然計工度財纔及曩時三之一耳適務民之  
義蠲抑配之苛嚴而恕暇而整跋涉揭厲與農夫野人  
共辛苦有不勉者至親執鉏鍤訓修之異乎子罕之執  
扑以扶也將成平章政事徹里公臨視稱善既畢工父  
老來言請壽諸石

丹陽縣報功生祠記

徐漢階

嘉靖庚子春給事中丹陽眭君燧暨前知南靖丁君玘  
太學生劉君乾以書言於其邑令莆田周侯甯曰吾江  
以南財賦之郡七鎮最爲下鎮統縣三吾丹陽之地最  
瘠故其賦又最爲下然而賓若旅晝夜出於途其役乃  
與諸望縣等自頃年大吏爲均賦之議奸胥乘之盡去  
邑故籍割丹徒金壇稅萬百石有奇益之丹陽又增丹  
陽役錢歲爲金六千兩民益愁困轉徙邑故爲里百六  
十今亡里且四十矣其將若何周侯聞之懼將爲之請  
屬邑人郭思倫輩若干人具以狀白巡撫都御史涪州  
夏公公瞿然曰是固在我檄應天治中隴州閻侯俸亟  
械治奸胥獄且具民又以白巡按監察御史歷城趙公  
公曰噫吾固聞之檄蘇州推官陳侯一德竟其獄未幾



趙公代去御史侯官舒公持斧繼至督治獄急奸胥者度不得脫則詭爲疏走闕下自理詔下夏公集郡屬三邑之吏議所宜從而餘姚鄭侯寅適自御史來知縣事援國之制與民所以弗堪者爭甚力公曰鄭尹言是寘奸胥於理邑之賦役盡還其舊於是民老弱婦女交呼於道自今而後吾屬其幸生矣雖然不可忘所自乃相與作祠邑治東肖夏公趙公舒公像祀之而以閻侯陳侯周侯鄭侯配食左右經始辛丑之秋冬十二月告成給事君則又以民之意顏其額日報功生祠卜日而舍奠焉邑人丁璞好義士也以前判澱江孫曜書來請階記階曰諸君子有功於丹陽人則能言之爾丹陽人之報諸君子亦旣盡其心矣階尙何說哉雖然階竊有慨於變法之難而願爲政者之慎其後也自古國家盛時任事之臣率主守法中葉以降率主變法夫其變法有二說焉才智之士喜於自見鄙舊制而欲新之則藉口周官者是也小人爲國興利務紛更以便其私則頭會箕歛之爲是也小人者吾不暇論乃所謂才智之士彼方盛有所挾以冀樹勳垂名於不朽豈故欲爲民病哉然而卒以病民何也凡法不能無弊猶室不能無壞也室必極壞而吾又自計有更爲之才則可以撤其舊而

新是圖不然必敗昔者秦隋五代之法漢唐宋嘗變之  
以致治其後自變其法以取亂亡此無他漢唐宋之初  
室既極壞而才又足以有為彼後之人或自多其才智  
室未壞而冒新之耳江以南諸郡國家財用出焉則壤  
以賦因民以役昔我二祖蓋嘗注意於斯而文襄周公  
又實經理之於下吾以為其法萬世所當守也即不幸  
至於弊修復之斯可矣而議者欲遂舉而變之若今日  
之事一奸胥亂之數日之間至合諸君子之力前後再  
期而始克還其舊豈不可深監哉故吾願為政者之慎  
其後而惜未有持吾說以告之也姑為記以俟焉祠為  
堂三楹其後為福星堂前為門屋廣皆如堂之度又前  
為綽楔周之為垣百二十丈其財與力皆民所樂施故  
壯偉甲於邑中夏公名邦謨字舜俞趙公名繼本字孝  
甫舒公名汀字紹安夏公惇大以惠二侍御公精敏以  
肅政有功於民甚多丹陽其一事云

季子祠記述吟詠記

湯日望

按古延陵實吳公子季札采邑也距邑東南九里季子  
墓在焉墓前遺碑十字世傳為吾夫子手蹟云自季子  
歿而英靈福澤邑人咸式憑焉因創廟墓左歲時俎豆  
而尸祝之亦猶畏壘庚桑之意秦漢以還蔑考其詳歷

晉唐宋迄今其興廢沿革及封號銘碣與夫騷人遷客  
經游瞻仰記述吟詠不可無誌第舊本散佚煨燼之餘  
僅有存者而編次失倫闕畧混淆玦玉莫辨識者惜之  
乃延陵吳君國仁博雅謙和清時逸士也慨然慮世德  
之不彰因掇拾舊編參稽野乘芟其繁蕪增其未備記  
分內外二卷蓋徵文考獻纂故錄新積以歲月而始就  
斯已勤矣錄成示予且索一言以弁其首顧予家世延  
陵密邇君子之鄉幼讀麟經及史記勾吳世表竊有慕  
於札之賢不獨翩翩濁世佳公子也又不獨區區以讓  
國顯也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而詎以此重

札耶札之至德真與泰伯埒然爲泰伯易爲札難當周  
運寢隆聖聖相繼伯也默成父志決然長往以遂其高  
易易耳乃吳自仲雍嗣服十九傳至壽夢始漸強盛入  
與中國會盟彼其先求所謂積功累仁者無有也壽夢  
之子惟札最稱賢遂欲舍嫡立季蓋將希蹤亶父而不  
知諸樊仲叔之不能爲伯與雍也壽夢旣薨諸樊業已  
儼然居廬攝事餘祭夷昧亦各序立在位札也安得自  
異執恍惚不憑之父命而曰吾且讓之而且逃之耶卽  
厥後兄弟相及約必致位於札札也又安得逆揣而曰  
吾預爲讓之而預爲逃之也斯亦好義之過不幾與好

重修丹陽縣志 卷之三  
名等乎札之所重正不繫此惟是身處貴戚望負宿賢  
絕無自貴自賢之意歷事數朝共命不二庶幾維持末  
造以無墮先業至於上鑒其衷下然其信周旋終始泯  
其猜忌而釋憂虞尤古賢聖所未易臻者迨窟室發難  
吳事益舛札於是不得已哭墓退耕終身不入吳市其  
道窮而其志苦豈徒以一去明潔而已哉嘗試論之札  
非泰伯之高蹈而有文王之柔順懷微箕之惴忱而無  
靈均之怨懟名曰至德良不虛耳彼後世誹譽紛紛夫  
亦淺之乎窺札矣今廟祀千秋瞻禮祠下輒低徊久之  
不忍去豈非精誠默繫遠而彌彰也哉近邑父母曠公

來蒞茲土振作激揚而廢具舉尤注意先哲崇禮有加  
因妙簡嘉賢宗裔得國仁之弟國士令專主祠事及廟  
廡所未竟者漸次修葺行且煥然鼎新當與此誌俱爲  
不朽盛事延陵世澤引而愈長矣茲因其請僭爲載筆  
識其歲時併予夙昔所企慕於季子者一表章之蓋亦  
微顯闡幽之意云

重修丹陽縣學記

李時勉

丹陽縣學在縣治東南舊有夫子廟宋慶歷四年始詔  
天下郡縣立學丹陽遂依廟爲學舍建炎中學燬於兵  
燹惟廟獨存紹興十三年邑宰吳芑重建成德堂淳熙

中改成德堂爲明倫堂元至正八年邑宰黃元承重修廟學規制始備迨今百五六十一年中間雖常修葺皆因其舊而已歷載既久頽毀益甚宣德五年秋冬官侍郎周公巡撫至丹陽謁視廟學惻然曰主祀者何以格神爲師者何以施教爲弟子者何由進學今有司之務雖繁而爲我國家作養賢才獨非所當先者乎公務之隙獨不可少致意於其間乎縣自令而下皆震恐失色曰非公言慮不及此今聞公命敢不自力退而謀諸僚屬各出私錢若干緡卽日鳩工庀材以興作之於是四方之儒秀與夫鉅室大姓商賈過客聞而相與出錢以來

助者甚衆公盡以付教諭黃中曰汝其董之不足在予務期於成無有或怠中執事惟謹晨夕程督衆工畢興羣力并舉不四載而學遂以成功公來視之殿門廊廡庭除階序先賢之祠師生之舍與井竈泡溜之次莫不備具經始於是歲十月十八日落成於宣德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壯麗宏偉視舊有加惟明倫堂尙仍其舊公以委知縣包達撤而新之又相其堂後有棄地公爲之創崇文閣若干楹以貯經籍其中明年甲寅俱已成於是教諭君告於縣大夫謂不可以無記則以書來屬予夫學校王政之本風化之原有司之首務頃歲以來爲

守令者以非簿書期會之所急漫不加省故學校之所  
以廢弛教化之所以陵夷風化之所以頽敗而賢材之  
所以不振者宜然也丹陽古文獻之邦自漢唐以來學  
士大夫相繼而出發為文章為事業為忠為孝為節義  
者炳然著於當時而名後世不可殫紀及今又得賢卿  
佐以作興其學校使為師者得以盡其教之之方為弟  
子者得以竭其學之之力而為有司者得以盡其勸懲  
之道將見丹陽之上子彬彬而有成由於科目陞於太  
學出而措諸事業發為文章為忠為孝為節義以垂聲  
邁烈而光昭於前人者必自茲始矣侍郎名忱字恂如  
吉之吉水人知縣名達字兼善湖之安吉人中字通理  
吉之永新人相斯學者則有訓導陳信劉澂并錄之俾  
繼其後者知作之者難而修葺之庶其不至廢弛而賢  
材為益振也

丹陽縣儒學改建廟門衢路記

楊一清

今天下自國都至郡縣皆有學學有廟中有禮殿殿前  
為戟門外為櫺星門學有泮池倣魯頌遺意此天下通  
制而小大廣狹勢不能以皆一張弛因革之宜存乎其  
人鎮江府丹陽縣儒學在縣治之左地勢局促規制不  
稱通衢亘其前櫺星門偏於衢去戟門纔數尺許人喧

重刊陽明志 卷之三十三  
闔往來且暮逐逐霖潦湫隘享祀不獨越衢爲泮池溷  
閭井間若無與於學先是爲政者嘗病之將議改作而  
民居櫛比未易卒動事輒中止進士高君出令茲邑視  
築三日祇謁廟學顧瞻嗟咨毅然開拓以爲己任召學  
前居民諭曰興學盛事然便於學而不便於民非吾志  
也若等其徙居市廛以便貿易吾將厚直資給之士民  
兩便何如聞者響應君乃悉心經畫度事所宜越三年  
宏治己未謀定事集乃上狀於巡撫都御史安城彭公  
公曰諾許給官帑銀若干兩又上狀於巡按監察御史  
臨川王公河間郝公二公曰諾亦發公藏若干畀之以

充市地價直及工材之費凡市廟前民居隙地南北三  
十六丈東西二十三丈礮棟爲大門扁曰雲路徒櫺星  
門於泮池南去戟門延袤一十五丈改通衢稍南俾行  
者繞廟學之前而左右折旋焉繚以周垣中植槐柳由  
是禮殿深巖重門有翼學宮幽邃不聞闐闐之聲矣君  
復環視學宇爲齋爲號爲饌堂庖湏之所修廢補敝赫  
然異於舊觀邑博士弟子暨其父老皆頌君之功恐無  
以白於後也寓書京師請予記惟學校有司首事廟學  
之制弗稱爲守令者有厚責焉化無爲有易小爲大皆  
其分所宜爲無足異者而況於一門之建一衢路之改

重修丹陽縣志 卷之三十三  
三  
作哉然自簿書刀筆之流滿天下其設心惟在科徵送  
迎間視首善之地顧若末節細務而不暇問君爲是舉  
所謂知當務之急是固宜書然使君徒有是志而不知  
所以處之則遷徙震動居民或弗堪怨興訟構人將有  
制而沮之者矣君厲志於三日之初而成功於三四載  
之後委曲紆徐觀時而動動不拂民一念之誠孚於上  
下咸欣助相成之卽是以例其餘君之處事當無弗善  
者矣是又宜書夫土階茅茨古聖帝嘗安之廟之治不  
治於聖賢無所損益而任治教之責者則不可以因陋  
就簡爲也學制備矣令尹之責塞矣而主教其間游學  
其間者獨可以因陋就簡而已乎顧斯門則思聖賢之  
禮門而出入不敢違由斯路則思聖賢之義路而踐履  
不敢忽庶幾乎稱其學矣此固君所以待乎爲師爲弟  
子者哉君名謙字天益永平灤州人舉宏治癸丑進士  
其治邑得長民體上司屢奏旌之

重修丹陽縣學記

靳 貴

予比因問醫道丹陽間游學宮見其廟廡嚴整堂齋修  
潔與凡肄業之館會饌之所靡不煥然丕新竊訝其迥  
與舊觀異於時教諭張君啟進而誦其故曰此皆縣令  
朱君方之所爲也君起名進士以治劇才自泌陽改茲



邑其政務以誠感物寬和簡靖不事威猛而事或有關  
民生則毅然不回雖禍福毀譽及其身弗恤也嗟乎君  
固所謂惻惻無華者邪君非今之令古之令也學政之  
不古甚矣吾嘗欲得好古之士而語之君其人耶夫古  
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孔子曷爲有是言也學術  
者人才之所由成用心內外之判實人才盛衰之機孔  
子之歎豈偶然哉然春秋之士特用心異於古耳其學  
固不異也若夫後世之士豈特用心之異而已耶或以  
詞章或以記誦或以術數或以權謀甚則竊佛老之似  
亂周孔之真蓋併與其所謂學者亦異矣如是欲人才

之古豈可得哉此任世道之責者所以每爲之太息也  
夫古之學者將以明善復初以自治其身身修而君求  
之以爲世用非以爲利祿謀也是故十五入大學四十  
始仕凡學之一十五年以前而用之二十五年之後當  
其未用也惟專志於身心性情之間外慕不萌於中其  
涵養深其玩索久道無不明德無不立蓋其賢而秀者  
真能充其才以復其初故其事業光明俊偉有以參天  
地而贊化育譬之播種於夏而收穫於秋乃其必然之  
應無足異也後之君子其學旣與古不同而所以責成  
於學者其功甚疏而其心甚急又非古人深造自得之

重修丹陽縣志 卷之三十三  
意藉曰資質與古人同而所以從事於學者亦能與古人同乎然則後世人才之不古若非其才之罪也學術之不古也若我國家稽古建學凡所以教人者一惟古聖相傳周公孔子之道朝夕之所誦法舍五經四書周程朱張之言不用蓋其所望於天下後世之士意深遠矣而守令之承流宣化有怠有恭矧历年滋久流弊愈多然則一洗俗學之陋更張而振作之不有望於好古之士而誰也朱君勉之哉以朱爲令而又得張君輩掌教事吾見以古道相勗示人以實而不以文率人以德而不以法望賢爲學之成法具在安知無豪傑振古之才復見於今日乎卽不可得而或闡然自修月將日就流於既溢之後發於持滿之餘不離夫齋居科選之地而有才充德厚之士出於其中繼繼而不已此亦區區之所望也若是則雲陽學政之不新又豈特宮牆壯麗而已哉予雖衰且病尙能拭目以觀其成是舉費不在官役不及民蓋撤境內所毀淫祠爲之其詳具張君啟所記不贅

丹陽縣重修儒學記

杭 淮

天下郡縣莫不有學學有廟以崇奉 先師孔子制一也至土宇之廣狹形勢之高下風氣之盤薄扶輿疏洩

重刊丹陽縣志 卷之三  
不同各因其地然爲之亦繇乎其人焉丹陽學在縣東南西卽市河上通練湖下會斜橋水勢直瀉無留蓄迴旋之意泮池舊在櫺星門內池東北復有一池日來秀皆去大成殿不數武規模迫窄且非古辟雍之制泣茲土者雖或知之莫有能爲之者滇甯州張侯鳳翀以進士宰旌德改丹陽至之日謁孔子廟環視宮牆卽慨然以改作爲己任進諸師生復日學校令之首務也二池阨塞殿庭吾將遷之河流直突不顧吾將繞之又門歲久就圯吾將植之不然非所以妥吾夫子之靈師生皆欣然拜且賀於是上告太守咸甯劉君儲秀巡按御

史鄒陵劉公訥巡撫都御史廬陵陳公鳳梧謀議旣協太守卽發俸資至縣爲倡侯毅然嚮往益力亦出俸資掄材鳩工卜日筮事慮土木之興未免勞民且歲時饑而復加此恐弗堪也乃悉募外郡流民之無食者計日給直百工偕作河自學前開鑿繞而之東之南復之西從斜橋而注延袤六十丈闊四丈河成慮奔決之患也又命工伐石甃之去殿前一池移櫺星門於河之上門之左百步許設巨橋通車馬往來之衢河之南卽所鑿土高爲山疊石峰樹松柏爲門之案時縣有簿李希賢蘇惠卿典史張衡分工督責亦與有勞焉由是內而宮

重刊丹陽縣志 卷之三  
庭廓然以廣外而門楔翼然以新河流蜿蜒而旋繞山木鬱蔥而對秀偉然成一勝槩形勢土宇高廣而風氣以聚侯之功不大矣哉鄉大夫南昌守吉君棠等具書幣來請記其成余惟侯滇之秀士也余嘗爲提學時所器今爲丹陽廉公明威權勢不附民以悅和又首重學校如此皆可書而頌也故俾以刻之石

重修練湖碑記

張存

鎮江郡屬邑有三其一曰丹陽古曲阿縣也有練湖在縣北約去一百二十步許一名曲阿後湖一名勝景湖其實卽練湖也按舊志載是湖創於西晉陳敏當是時其人務耕修織故築堤引長山八十四汊水以匯之周迴計其里與汊之數正同延袤接隣邑丹徒界內有中埂分湖爲上下上湖置二斗門一石礎下湖置三斗門二石礎視時溢乾而蓄洩之環湖之堤高八尺五寸闊視高增尺五疏爲十三函函各有渠支分聯絡以達於田約計數千頃使農作無旱澇之憂其爲利一也堤之東有漕河北亘淮楚南連閩浙朝覲貢賦商旅舟船往來皆取道於河以避大江之風濤每河水淺則洩湖水以灌濟之所謂湖放一寸河漲一尺使漕運無淺澀之阻其爲利二也歷世旣久歲湮日壞至是湖獻底龜坼

水至無滯蓄厥利廢矣於是農田屢失秋成之望甚至  
漕河淺則舟船皆經大江行遭風濤以溺死者甚衆昔  
之爲守令者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未嘗加意一巡視  
至鄱陽董復昌來爲令首聞而悲之方圖修復之役當  
洪武三十有四年冬會金華劉侯辰自監察御史出守  
鎮江而董侯遂以其役白焉旣來相止義形於色命先  
興工卽具聞於朝可其奏明年二月政通人和太守乘  
五馬車朱幡皂蓋至止湖許召合邑僚屬暨父老沿堤  
並行望長山而知水源觀八十四汊而知水勢興利除  
害上下協心議非民力不可卒命令董集厥事令爲政

於今幾四年多惠愛於民乃登民諭意析其利害故民  
信不擾皆爭來趨事於是承其議始塞上湖二斗門一  
石礎引水盡流入下湖下湖塞二石礎移三廢礎之石  
先修中斗門次修下斗門最後修上斗門皆築土樹橛  
櫛比星攢度堅且不壞方敷以石兩翼四隅咸歛發如  
法傍峙石楹鍤坎陷版以爲縱閉復隨湖勢崇卑疏版  
爲五級以瀉水其函舊口各低湖底三尺今修高二尺  
發以巨石惟湖堤自下斗門至於柏岡實若干丈咸甃  
土築闊加舊二十尺址又培之餘則悉仍其舊繞堤樹  
楊柳木務支久遠冬夏瀦常不涸則農田漕河之利於

重刊丹陽縣志 卷之三  
是乎復矣既而山雨初霽積水盈湖上下波光一碧萬頃未幾其中菰蒲菱芡荷芡藻之屬以蕃以長春燕秋雁鷗鷺鸕鶿之聲遠近相聞水族之產一邑人厭其肉蓋不獨灌田通漕河爲盡湖之利也計其役興工於壬午春二月經九十日至癸未春二月再加土築西南堤三十日始訖工此其大凡也當是時衆享其利共請於令願文其事於石以垂不朽令曰非我也太守之功也乃來徵文以爲記余遂言於衆曰是湖山水之秀鍾於斯人久矣遠則三茅之飛雲充陵之古木近則七墩綿亘於湖心三埂浮沈於水面可樵可漁可遊可詠誠

一邑之勝景也凡令於是邑者孰有賢於董侯者乎董侯知愛是湖之勝遂白太守承命而集其成然不自有其功必歸之於太守而太守亦曰吾何心哉惟私則利於農公則利於漕且脫人於大江風濤之險令往來之人若履平地此吾之欲也是皆可書已抑考志載是湖蓮花盛開其徵邑人必有入朝堂執政者是年波心蓮花不種不植而花開數十莖則安知其徵不在二侯與夫斯人之鍾是湖之秀者哉

申禁侵田練湖碑記

眭煜

練湖周四十里納長山諸水八十四流爲石閘七木函

十有六啟閉以時載在水經地志可考也國家東南財賦浮運河而北遇涸則啟開以濟近湖民田數百頃遇旱則啟函以資灌溉其所繫亦甚重矣夫何大家勢族利其沃饒每侵而佃之我國初設禁甚嚴往往戍遠邊下死獄具有成憲而民猶莫之避在宏治間則吉汝孝在正德間則唐麒唐寶皆以官豪謀佃七里灣等處公私告病旋復奪之惟天順間儲廷儀沈懌蔣桂佃柏岡村下壩田十五頃五十九畝俱以父顯宦立朝得不革嘉靖丙申豪民陸完等復詭以柏岡村馬牆莊等處爲泥攤草場謀佃三十五頃五十餘畝民不堪忍具白於

巡撫都御史涪州松泉夏公公曰茲湖關係運道甚重府縣官據法追究以懲奸豪又白於巡按御史侯官雲川舒公公曰是可縱乎檄常州推府李侯珊鎮江推府葉侯照承事適郡侯巽峯林公來任督率閱視廉得奸狀白公公震怒命有司發夫徒數千人刻日夷其圩追所獲租九千六十八斛各治以罪丹徒楊著佃九頃七十二畝靳慶佃五頃七十畝乃以接佃沈懌等原田得仍舊而著格外占田一頃四十八畝亦盡革追租七千二百八十斛尋亦自斃於獄噫徇利之害至是亦可懼矣而公猶恐後之罔終戒也檄府縣刻石湖澣旣而侯

重修丹陽縣志 卷之三  
官岐麓周公持斧繼至督治益嚴同府鄒侯楊通府胡  
侯恪縣令鄭侯寅遵奉惟謹爰請巽峯公命命鄭檄吏  
持幣猥屬煜記時煜在告辭不獲乃爲說以諭於衆曰  
利者人情之所逐而義其大防也天下之物苟於義所  
不當得雖一毫而莫取況湖之利關於國切於民而羣  
豪不自分量乃欲侵而有之是爲蠹國是爲殃民蠹國  
殃民皆不容於聖明之世而獲保首領亦幸矣我撫按  
諸公上憂國賦下軫民窮拔作俑之弊端以立善後之  
深計誠無窮之功不刊之典也嗚乎後之人復有奸貪  
玩法自取敗亡如完如著者哉是爲記

丹陽縣儒學重置學田碑記

馬 豸

維郡縣有學以明教也維學有田以崇養也養士之法  
莫備於成周所以翼而教之者其爲事詳而物博蓋旣  
以淑其心制其身而不有以恤其所私則困躓偃蹇而  
士多不足之憂故先王重其所養而士生其時亦得以  
自遂而成其所學獲真材以裨實用有由然矣周衰教  
弛天子諸侯慶讓之典有交舉於其國而未及於學校  
之修否至鄭子產之時始聞不毀之說亦未知所以養  
之者士上無所干下無所藉往往奔走趨謁以謀生而  
俾闔縱橫不得富貴不止也此非失養之明驗也歟自



漢唐以來惟宋以忠厚立國而公田之制頗爲周悉我明之興稽倣古制於郡縣立學而置之田其始也儲公堂之用而士之冠婚喪祭與夫貧而不能自食者學爲助之法良意美歷世相沿迨久而廢弛學校僅存虛文田亦不充實用或連城無一畝之資或舉廩鮮多士之給上玩下怠而侵漁蕪沒之弊生矣余以戊辰冬視篆茲邑慨學宮圯敝嘗欲新之暇集諸生問學有田乎曰有之已湮沒矣田可復乎曰歲久莫可稽查矣田有定數租有常規奚爲致是乎諸生逡巡復對曰始置皆良田也豪民滑佃瘠薄鹵下之土易之田不收則租不充矣間有良者焉租出侵食之比訟於有司再迫則逃矣間有追而納者焉司出入者費用不經簿籍無考其所賜恤以愛憎喜怒而多寡高下之于未必貧貧未必予才智之士可以進取而無資者惡同貧窶之名而不受而受之者或有出隱忍求索之私則夫以公田而充私計者亦久矣又孰若無田之爲愈哉余聞其說不覺爲興歎適以丈田事竣得欺隱之家羅喬殷士正等入官田而申於大巡張公置之於學計畝若干租若干某鄉某戶按圖據籍可指而得乃進諸生而語之曰茲田也置不甚廣多士亦何賴焉百年盛典可使湮廢幸際機

會克有斯舉他日之事雖未可保而以今時逆之則賢尹明師維持張主當必能傳之永世庶幾無前所云之弊矣異時余過而問焉有知者曰某官賢能繼承之某士貧能玉成之余之期望其有所慰也夫學諭謝君廷試請勒之於石乃不辭而爲之記云

丹陽縣儒學重置學田碑記

謝廷試

我明御宇凡天下郡縣各建學立師以申明五教儲養人材又立田於學待貧士之不能自給者資恤而成就之作養之恩甚優且渥也丹陽邑庠之建舊矣殿廡堂舍規制巍峩士登科第者繩繩然有聲於時廷試戊辰春承掌教事至獲覩其盛竊喟然歎曰彬彬乎其人文之鄒魯也郁郁乎其菁莪棫樸之遺也迨覽陽志之學田爲缺典則愀然有遺憾矣吾聞延陵學田肇建於宋建炎中據於昌國寺僧紹興中復於邑宰蘇忠雖郡志有載而世代變遷莫能稽考迨嘉靖辛卯邑侯來公汝賢置七十有餘畝在胡家店雖畝數不多亦邇時更置也又已湮沒無存幾興幾廢名存實亡師生忍嘿而不敢請有司束於簿書而不暇清查以百年之盛典僅爲豪滑之資良可慨矣馬公豸掌茲邑事每升講堂進諸賢而問之具知其由慨然歎曰此有司第一事何可坐

視湮沒而莫之復也至此毅然丈田得欺隱之家若羅喬殷士正共有五百六十餘畝律該沒官轉申入學巡按張公喜之批允下縣永爲學田陽邑之重有學田自馬公置也噫作養士類有司公心孰肯因循苟且而不爲惠士之謀哉或限於時或阻於勢而莫克舉行者良多也馬公不動聲色而能區處於數月之間不費於官不撓於勢足以爲士子立數百年之計厥功顧不偉哉俾後之賢有司相繼而興曰馬侯之留意學校也如此吾安可不贊而相之紹而述之以推廣德意於無窮者皆在此日矣俾後之賢弟子相繼而興曰馬侯之善振作我玉成我也如此吾安可不遵規蹈矩朝飭夕奮以仰副在上者作養之盛心也士行日興士業日進科第輩起以爲國家梁棟無愧斯文者又皆在此日矣然則馬公之功雖與茲庠茲田相爲悠久可也廷試日觀成績敬述其始末以志馬侯之功俾後賢得有所考而繼云計田五百六十餘畝坐在某所載租若干載米若干紀其事者隆慶己巳年仲秋望日教諭晉江擢藍謝廷試也碑立明倫堂左

邑侯王慕吉生祠記節畧

張捷

按余陽形勢其西北高而水苦少其東南下而水苦瀉

冬春可以資運三時兼以濟農者托命於練澤之一泓  
沉竭望高平其間彫枯荒老之色象不妨姑存勺潤點  
染物華但從來沮洳蘊隆實稱沃土墾而熟之其獲數  
倍往往峻法嚴刑而不能禁夫禁之則利公於廣眾不  
禁則利擅於數家要之激則必爭爭則必罷終非數家  
安享之利也雖昨者許墾代餉畫尙權宜而老成謀國  
眞實從地方起見畢竟當主於護漕禁佃爲溥利止爭  
經久不易之策至於東城一曲鎖控汪流聳以層宮載  
崇七級繇來加惠作人豈不咸懷同志而自昔暨今或  
築或罷或毀或完嗟哉任事之難匪一朝一夕之故矣

國家歲挽東南粟數百萬咽喉於如帶之河冬水方落  
春潮未生實往虛還恰當斯際漕卒利於阻泊以肆其  
陵擾乃者更洶洶焉而無計速之去陽之人歲歲墮指  
裂膚於畚鍤之役加以猾吏猿胥並諸積習特營三大  
窟於斯人事天時相與爲虐宵啼露處慘向誰憐識者  
亦嘗爲河熟計矣身高尾下水落潮枯不疏亦阻疏亦  
阻耳有地方之責者勢不得歲歲勤民於河填彼三大  
窟以姑自解免功令而實於河無當也顧湖之爲利外  
通委輸內給田功曲浚旁挑支分種種宰斯土者恒以  
講求水利爲第一務旣念民生亦籌國計兼參地脈三

重修丹陽縣志 卷之三  
時分其有餘疏通之法宜求冬春蓄其不足隄備之規甯獨可不講乎果能修舉舊防節宣有術以視歲挑無益之費之勞或者猶當稍勝故陽之大權與三文事農事運事是也陽之大經制二湖事河事是也致力其二收功於三宰陽之道思過半矣

經山寺晉杏記

賀世壽

乙卯閏八月十日從邑北門東折行三十餘里得經山山僅崕嶺耳寺前一杏樹樛枝戛戛雲霄間蒼紋鱗鱗鐵色駁犖真神物也圍四十尺高二之中空其半而膚理密緻旁一榦忽起直上絕地三尺更不因依亭亭孤

撐以仰接樹杪前闢如門中如龕背如堵墻腹中木癭樛結如石笋礪然孤懸於峭壁逼視之又如盤虬倒行而延其頸一樹而室堂洞壑玲瓏奇詭無所不有宜其鬼神司之歷千餘年巋然存也獨少怒枝逸榦橫偃作勢如此蒼然者添其險壯然亦足以眩我目而駭蕩我神魄矣余於方輿歷覽殊狹足跡所至惟於京師報國寺松愛而不忘不圖今日又得此杏於故山第松以姿韻翔舞奇杏以神理磅礴奇其所不能兼者則造物若有憾焉雖然奇矣又奚必兼獨此杏委棄空山寒榛野葛橫羅道周僅一二山農牧豎得以私之而車馬不到

品題不及則又深慨斯杏之不遇也是以著之以待後之遊者

重造尊經閣記

姜彥淳

**章皇帝**以冲齡入主中夏掃除亂略威武奮揚四海內外罔有不臣一統之盛無踰於此於是偃武修文勅天下郡縣飾文廟鄰封鬻序以次除興惟陽邑地隘力不繼縉鳩工庀材未能延袤蔚州靳公來尹茲土首肩是任從諸弟子員請白太守孔公孔公聖人後也得白毅然行之乃下學審議既謁殿登明倫堂遂造尊經閣焉是閣也其址之舊蓋數百年於茲矣其風雨侵也蓋三十年其

毀也蓋二十年其因而廢之也蓋十有餘年其廢而復舉也不過二年經其始者肥鄉賀公以葺城之羨爲將作倡未幾肥鄉去孟津王公繼之未及成亦去及是乃召役事者計之屬靳公面其勢而學博武進蔣君五河郭君亦襄力焉當事命予董其事不閱月厥功告成閣之下前後三楹東西迴廊各五廈向背可樹臺榭升閣宏敞四達內可望城郭人民外則長山練湖諸勝可攬而盡周其垣而峻之甍扉櫺牖奕然一新既竣樂其事之有成也乃徵予記予思閣之以尊經名也經者常道日月行於天而不變江河行於地而不渝易象詩書禮

重刊丹陽縣志 卷之三十三  
樂春秋之理傳於人心猶日月江河之不可易也登斯閣也凜乎聞聖人之義焉爰述其事而系之詩曰於哉聖德億葉維彰萬墜以闢日月用匡肅肅廟貌旣皇旣唐迺構巍閣經史聿藏尊其所聞聖人之光歲久則湮娠訾軼芒鳴磬以驅徒傭蹒蹒有尹有師慮材是勸上參穹窿下齊大荒朝霽暮雲楹飛棟翔嘉樹森蔭鬱乎其蒼靚茲負庇後學津梁風氣斯萃人文用昌俾我來者抑躋且踰庸紀厥辭俾之無疆

廣福寺記

吉彥英

禪慧攸託梵宇聿興其地宜有山有水有高文秘跡有奇石怪樹有賢人君子高僧往來其間又或佛力顯然如神降莘石言晉感動十方則寺院不興而自興若無此數者以一二打包僧荷板托鉢叩募四方搭屋數椽淒清粥鼓何濟於事是卽欲興之而不能大就丹陽廣福寺在北門外離城三里晉太康時建觀音院宋改聖壽院隆興中改院爲寺賜額廣福今仍之俗稱觀音山其實無山去塘河不遠少滌洄曲折之觀至洞石樹木則絕無焉以是游踪絕少寺亦日就傾頽宋天聖中有僧出募常潤眞揚四縣眷言靈宇粗爲一興前明邑紳湯諫議道衡丁農部一中踵而增之又粗爲一興乾隆

重修丹陽縣志 卷之三  
二十一年不戒於火寺毀二十六年寺僧福利圓修道  
緣及其友至誠振法前後建大殿三元殿客堂山門寺  
又粗興蓋自晉唐以至於今興廢不一雖方外亦有滄  
桑之慨不獨塵市爲然也靜修者高郵安樂寺上人以  
淡然而能成衆事者也其再傳門徒曰德賢於乾隆五  
十八年渡江而來修葺此寺其金錢土木盡取給於靜  
修而德賢能善承其志寺又一興夫所謂興者整牆補  
壁而已粉飾金碧而已而吾願有說以進之寺後有樓  
唐皇甫冉與其弟曾讀書於此此可以傳寺矣而樓竟  
鞠爲灌莽寺東有五聖墩墩之下有玉乳泉唐劉伯芻

品爲天下第四泉此可以傳寺矣而泉竟悲同棄井若  
得有力者發願宏施使泉與樓復還舊觀樹之碑碣映  
以茂林登斯樓者想先賢讀書友愛之風飲斯泉者發  
後人滌慮洗心之意比諸整牆補壁粉飾金碧相去又  
當何如樓與泉不以寺重而寺則以樓與泉重夫樓與  
泉又何足爲寺重以有居此樓品此泉者在也而樓與  
泉因之而重是猶吾鄉丁卯橋以許用晦著名海嶽庵  
以米元章擅勝詎可聽其湮沒於荒煙叢菁間耶德賢  
囑余爲記以此貽之蓋欲因其佛心而進以道心也並  
望德賢以此意轉乞於靜修倘能歡喜踴躍成此二事



則靜修爲一大檀越矣雖然彥英邑人也宦橐蕭然不能有所裨益欲轉望於過江以北之上人心滋愧矣

麥舟橋記

石韞玉

昔吾祖曼卿先生流滯丹陽三喪不舉范堯夫於是乎有麥舟之贈他日吾祖歸所贈而范公不受乃作麥舟之橋以誌其德迄今事隔七百年矣經斯橋者莫不誦吾祖之清芬而感范公之高義焉抑班生有言曰朋友之道五而通財不與焉嘗見今世之通財者矣始焉有所求而得則喜有所求而不得則怫然怒矣繼焉有所責而償猶有德色也有所責而不能償則怨詈隨之矣

凶終隙末忘大德而思小怨然後知古人不通財蓋全交之道也如忠宣麥舟之贈非吾祖求之也其歸也忠宣未嘗責也不甯惟是又且從而讓之此與虞芮之閒田何以異友道如此則財亦何不可通之有斯道也雖百世儀型可也舊碑已亡適懷甯徐公春波宰是邑政清人和百廢具舉因屬其立石橋之側題名而志其陰俾古蹟勿沒且令鄉之人他日頌徐公之德勿衰也

